

# 青城

City of Memory  
II  
(典藏版)



小米  
LEXIAOMI  
WORKS 著

跨越整个年少时代的永恒经典  
《青城》之后，再无遗憾！

一个人，一双手，一个怀抱，就是我的天堂。

乐小米

LIEXIAOMI 著  
WORKS 著



# 青城

City of Memory

II

(典藏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城. 2 / 乐小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94-1685-8

I. ①青…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5587号

书 名 青城. 2  
作 者 乐小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王 珺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392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85-8  
定 价 3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CHAPTER 04 相遇**

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别离。  
然后，用尽余生的时光，  
漫长而执着地期许着，等待着，  
有一天，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  
落桐凋零的秋季里，再一次地相遇。  
白衣少年容颜改。朱颜少女发如雪。

104 **CHAPTER 05 在**

这世界，我听过最美的情话，不是你说，你爱我。  
而是你说，有你在。一直，都在。  
这世间，我经历的最好的友情，  
不是多么热血，多么豪情，而是，你们一直都在。  
默默地在。不离，不弃。  
因这些“从未离开”，让我们苍颜白发之后，历经叛离悲苦，  
还会像年少时那样去执拗地相信，友情和爱。

183 **CHAPTER 06 这座城**

后来的日子，在这座城，  
我见过很多像你的背影，  
很多像你的眉，很多像你的眼，  
.....  
但是，我知道，他们，都不是你的脸。

282 **尾声 三年**

我们也许可以同时爱两个人，  
又被两个人所爱。  
遗憾的是，  
我们只能跟其中一个厮守到老。

## 相遇

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别离。  
然后，用尽余生的时光，  
漫长而执着地期许着，等待着，  
有一天，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  
落桐凋零的秋季里，再一次地相遇。  
白衣少年容颜改。朱颜少女发如雪。

CHAPTER 04





## 41

是去是留？豆蔻年华最纯的十年暗恋啊，  
是不是真的要毁在一张包办的婚约上？！

毕业，对很多大学里的恋人来说，是种煎熬——是留在陌生的城市，和恋人寻一个不知未来的明天，还是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享受他们用毕生心血给自己铺就好的路？

爱情与现实，向来难两全。

若没有破釜沉舟厮守在一座陌生城市的勇气，那只能选择天各一方的分离。校园里的爱情，到最后，败给了时间，也败给了距离。

虽然，不乏修成正果的大学恋人，但对更多人来说，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失恋。

很多濒临分别的情侣，虽有欢颜，但总给人一种抵死相欢的错觉。用胡冬朵的话说，毕业前的校园，哀鸿遍野。

那段日子，胡冬朵披头散发地忙着找工作养活富贵，所有康天桥的约会通通推掉；而我，打算毕生从事自由职业，虽不必为找工作忙碌，但是和很多毕业生一样，为毕业后的去留烦恼着——留在长沙，我可以看到顾朗，可是远离了父母；离开长沙，回到青岛，也就意味着离开了他。

六月一号，儿童节那天，极度烦恼中，我做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在经常

潜水的天涯社区里极幽怨地发了一个帖子。

那帖子发得可真叫一个呕心沥血，我几乎是挪用了作为一个写字混饭吃的人的全部脑细胞，字字泣血，句句断肠，力争让人看了忍不住飙泪，连题目都高度模仿“知音体”——“是去是留？豆蔻年华最纯的十年暗恋啊，是不是真的要毁在一张包办的婚约上？！”

帖子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就不赘述，用初中学习到的本领，总结一下“主要内容”就是——

我十几岁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眉眼清秀的男孩子，那段暗恋的时光，充满了梦幻也盛满了悲伤。

后来，他去了远方。

一别很多年，我居然在大学求学的城市同他意外相逢了，意外得就像小说。此时，他已是一个眉眼冷冽的挺拔的男子了……

可遗憾的是，造化弄人，我无法同大家解释清楚，我竟然在和这个男孩子重逢不久后，嫁给了他人！！而且，暂时没办法离婚，因为和我结婚的男子，婚后不久就出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婚姻太过荒唐可笑，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真的结婚了。

在“婚后”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和暗恋的他，一直都如朋友般交往着：喝茶，分享喜欢的音乐，看他笑，看他发呆，一起走在城市的街上，听风吹过，看云飘过，他会给我讲笑话逗我笑，也会在我吃饭的时候为我擦去嘴角的米粒，甚至，他会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我的手……当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我喜欢你”，而我，却依然在等待着这句话。

有时，自己很痛苦，很彷徨，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婚，更不知道离婚后如何对他解释那场荒唐的婚姻！

现在的我，面临着大学毕业后去留的抉择，突然之间，我不知道该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等待和他之间不可知的未来，还是借此机会彻底地从他的生命里消失。

我不是怕等待，我只是担心，他如果知道我曾“结婚”过，会很介意。所以，即使我选择毕业留在这座城市等待这场爱情的最终宣判，也是以失败告终……

心情很乱，很复杂，发到这里，希望天涯的jms帮帮我，告诉我，



如何去面对他，如何去告诉他这一切，要知道，每天握着一张结婚证却面对着自己喜欢的男子，是真的很痛苦……

帖子写完后，我真想冲回寝室，将去年领到的那张结婚证回去翻出来吞掉！我和江寒被我老妈撮合成一对的事情，我一直憋在心里，谁都没说——

一想到胡冬朵、夏桐、海南岛、胡巴这群人知晓后将会出现的猥琐恶寒的表情，我就胃抽搐。他们肯定会特喜庆地挤对我。拿着别人的痛苦取乐，向来是这群“妖孽”的强项。我会被他们这群祸害的唾沫淹死，并且在朋友圈里，一辈子不得翻身。

唉！

太丢人了！！！！

发完帖子后，我就窝在凳子上等回复，期待论坛上有群观世音一样的菩萨出现，为我指点迷津，度我迷途。

这时，夏桐的电话打来，电话那头她语气阴森，就跟催命鬼似的，说，艾天涯，你不想混了是不是？你这个蜗牛！你以为你不上Q，老娘就抓不到你了是不是？你要拖我稿子到哪天？告诉你，明天你不提稿子来见，就提头来见吧！

还没等我说几句“观世音姐姐你大慈大悲原谅我这个临近毕业的迷途小女子吧”，她就“pia”挂断了电话。

忘记说了，去年夏桐毕业后，就去了马小卓的文化公司，不过与春风得意的海归江可蒙一进去就做了发行总监不同，她是去做小编辑，顶替了原来编辑虎阿哥的位置，网名依然是“虎阿哥”，身份依然是宇宙超级无敌帅哥一枚，屁股后面跟着一群小读者疯狂地追逐。

据马小卓的发行总监江可蒙同学透露，虎阿哥之所以离开，与马小卓高人一等的处事方式有关，不是说，马小卓有个特殊功能吗——一般老板会让你很开心很感恩地拿着两千大洋为他奔命，而马小卓会让你很愤怒很恼气地拿着一万大洋却时时刻刻想自焚，并想拽着他一起焚。

那天马小卓喊虎阿哥进他办公室，他明明说的是要给虎阿哥加薪，可是说出来的话让人听到耳朵里却变成了要给人家减薪，于是伤心的虎阿哥摔门离开愤而辞职。

自从夏桐变成了“虎阿哥”，我和胡冬朵就经常取笑她，喊她“帅哥”，喊她“真爷们儿”，夏桐就很郁闷。然后，她向我们诉苦，说，为了交流方便，她跟自己熟悉的小作者表明“女儿身”后，那些小作者过了好多天才肯理她。

胡冬朵就笑，说，你欺骗了人家作者们纯洁的小感情嚯，就不兴人家缓冲一



下小情绪？

夏桐就翻白眼，也很委屈，说，我又不想叫“虎阿哥”！我又不想当男人！

关于这事儿，江可蒙是这么说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夏桐对马小卓来说，就是流水的兵，“虎阿哥”这个名字就是他铁打的营盘。很多年后，夏桐走了，虎阿哥还是与世长存的，而且年年是妙龄少年美如花。

在人情通达方面，江可蒙是我们的祖师娘，虽然我们几个是同龄人，但很显然，多年国外独立生活，让她比我们成熟很多。

……

就这样，伟大的夏桐取代了最初给我颁发六十二块大洋稿费的虎阿哥，成功晋级为我的“顶头上司”，每天的功课就是像一个血滴子似的没命地催稿。

夏桐挂断电话后，我才想起我泣血的帖子还没怎么看回复。结果，不看则已，一看我直接血溅三尺。

一个名为“佛不跳墙我跳”的ID举着正义的大旗，将我骂得狗血淋头——

最烦楼主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人，婚都结了，还想三想四，可怜你老公在国外拼死拼活、努力赚钱，供你这女人在国内悲春伤秋、旧情复燃，你这种货色，水性杨花的，扔在古代是要浸猪笼、坐木驴的！还有脸在天涯上叽叽歪歪博同情。你要真爱那男人，你还会跟别人结婚？既然跟别人结婚，你压根儿就不爱他！你该不是贪恋着旧爱的美色，又贪图着你老公的财富吧？就知道你是这种女人，还有脸说情非得已，跑到天涯上求救。你直接出门左拐撞死算完……

我当下看得七窍流血，颤抖着“爪子”、克制着情绪为自己“辩解”了一番——

这位同学，我说过了，这场婚姻是造化弄人！不是你所能想象，是我母亲大人一手造成的。而且，我们只有婚姻之名，根本没有婚姻之实。

不出五分钟，刷新帖子后，果然“佛不跳墙我跳”又窜了出来，而且，骂得更凶了——

怪不得对旧欢念念不忘啊，敢情是独守空房、深闺寂寞啊？！既然你



老公有生理缺陷，你完全可以离婚！好了，这样的婚姻你都不放手，还好意思说不是图人家钱？另外，拜托你虚荣就虚荣吧，为钱嫁人就为钱嫁人吧，还好意思赖到你妈头上，敢情你妈还能将你这么一个大活人绑到民政局登记的啊？你可别跟我说你是寒门苦女，为了给你老妈还是老爹治疗不治之症，将自己委身下嫁。（据楼主说，自己是今年要毕业的大学生，那很可能，你老公支持了你这四年大学的费用。）既然你嫁了，就好歹对你的婚姻负点儿责任，如果不想负责就趁早离婚，不要鱼和熊掌都想兼得还在这里给我们摆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表情！要痛那个被你戴绿帽子的更痛！既然祸害了一个男人了，就别再祸害你的旧欢了。把人家一大好青年留给别的小姑娘吧，你就别轮番糟蹋了。抱着你的结婚证回家好好思考思考吧，你绝对是三观不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脑残一个！

我看得肺都快炸掉了。这都是什么跟什么，怎么我会在网上碰到这么一妖精？联想能力简直太厉害了吧，思维活跃得简直让我这个写字的都自愧不如。

就在我准备跟TA好好解释一番我是如何“狗血”地成婚这一事件的时候，那个“佛不跳墙我跳”居然给我丢下一句话——

不陪你玩了。你这个没什么道德标准的女人，跟你多说一句，会导致老娘的道德水平也跟着下降的！最后送你俩字：贱人！

然后，消失了。

我心里那个郁闷那个抓狂啊，羞愤欲绝，几乎想抱着电脑自杀。

## 42

你看看，结婚证上你们俩一副春宵过多、纵欲过度的模样……

郁闷和抓狂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直到胡冬朵拎着两只猪蹄回到我们租住的公寓，我才好转一些——猪蹄的味道真不赖，而且还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我准备啃完猪蹄后，将今天发生在网上的郁闷事儿跟胡冬朵说一下——当然，只是说我被人不分青红皂白、自以为是地骂了，坚决不会说我发的是什么帖子，要让胡冬朵这个大嘴巴知道我结婚的秘密，那这就会变得不再是秘密。

胡冬朵今天看起来很兴奋，冲进洗手间后又探出头来，她说，喂，天涯，我

跟你说个事儿啊！

我抱着猪蹄，斜了斜眼珠子，说，什么事儿？你找到工作了？

胡冬朵说，你别跟我说工作的事儿，烦躁。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在电子阅览室上网啊，碰到一特销魂的女人啊，发了一个帖子，那圣女装的，雷得老娘要死要活的。说是爱着一男人很多年，结果嫁给了另一个男人，现在吧，又想重新回到原来男人的怀抱，可是又舍不得现在男人的钱财，在网上问，她该怎么办？，×，她该怎么办？你说这种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女人，应该怎么办？

我的脸渐渐地变得和酱猪蹄一个颜色，眼睛开始喷火。

胡冬朵一看我脸色变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就知道，你和我一样，特烦这种不尊重感情的女人，好了，你别气愤了，老娘今天气愤了一天了，告诉你，我早将她给骂得狗血淋头了。帖子地址扔在你QQ上了，本来喊你过来看热闹的，谁知你又不上了QQ，又拖稿子了吧？所以我也没电话你，怕打扰你。唉，你一会儿去看看，那女人真是贱！

贱你大爷个脑袋！我终于按捺不住了，将猪蹄一把给塞到了胡冬朵的嘴巴里，几乎大吼着，你在天涯上叫“佛不跳墙我跳”？！

胡冬朵瞳孔放大了一下，愣愣地衔着猪蹄，愣愣地点点头，末了，猪蹄从她嘴巴里掉到地上，她呆呆地说，你、你……怎么……怎么知道？

我终于抓到了这个让我郁闷了一天的浑球，居然、居然是胡冬朵这棵灵芝草！正所谓世界真是太小，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报复性地摇晃了胡冬朵半天，最后，有气无力地跟她说，我怎么知道道道道道？因为老子就是发帖的人人人人人！

胡冬朵先是愣了，最后一把抓住我，吼得跟个高音大喇叭似的，天哪，艾天涯，你结婚了！！

在她尖叫的那一瞬间，我明白自己保守了一年多的秘密，终于要在这世界上，变得不再是秘密。

我看了看胡冬朵，认命地点了点头。

胡冬朵说，艾天涯，你跟我开玩笑吧？！你别吓唬我啊，你、你……结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胡冬朵那不可思议的表情，总让我感觉，在她眼里，我是一个嫁不出去的货色，如今得幸嫁人，完全是祖坟遭雷劈冒狼烟了。

胡冬朵这个八婆像个八爪鱼一样一把抱住我，说，你和谁成亲了啊？快说，快说！



不等我回答，她就给夏桐打电话，说，快来啊！这里出人命了啊！不是谁怀孕了！是天涯这里闹革命了！出租车！没钱就搞个“小兔子”过来。不来？不来我告儿你，你要不来，你就错过了……什么事儿？你知道不？艾天涯这个人渣居然结婚了……啊！你别给我尖叫了！跟谁？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你起了贼心的海南岛……

说到这里，她踹了我一脚，哎，天涯，你跟谁结婚了？

我脸一红，细着声音，说，江……江……寒……

胡冬朵一愣，很不信任地上下打量了我很久，最后，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闷声发大财啊。然后冲电话里的夏桐吼，快过来！家法伺候！造反了现在！这等大事居然都不跟咱说。

夏桐过来之前，胡冬朵已经在我面前蹦跶了半天，她瞪着我干笑了半天，让我背后直发毛，她笑，嘿嘿，生米煮成熟饭逼婚的吧？你可比那模特有手段啊。

我呸，老娘不会做那么极品的事儿呢！

胡冬朵露出一个不相信的表情，那眼神直戳人心窝子，就好像在说，得了吧，艾天涯，要不江寒瞎了眼跟你结婚啊。那是结婚啊，大姐，不是恋爱！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小眼神这么一瞅，将我的自尊全勾出来了，我的腰板越发笔直。可在她眼里，那活脱脱的就是一副小妾得势的模样。

半天后，她还是不大相信，天涯，你是不是最近在给夏桐写什么言情小说？在这里构思啊？康天桥不是说江寒一直有正牌女友吗？而且，这两年，他一直在美国啊，怎么能跟你结婚啊？穿越，梦游，还是你自己在这里杜撰啊？

士可杀不可辱！老子写言情小说也不会拉上江寒这个千年王八万年龟来做男主，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翻箱倒柜将那本暗红色的结婚证从箱底翻出来扔在胡冬朵面前。

胡冬朵一看相片上我和江寒那睡眼蒙眬的销魂照，就激动得手抖，大笑了三声后，说，你瞧瞧，相片上你们俩一副春宵过多、纵欲过度的模样……该补肾了，大姐！哈哈！

胡冬朵的笑声，感觉都能把鬼勾来。

夜里。

二十一点三十分。

夏桐披头散发地冲进来，手里拎着从绝味买来的鸭脖子、鸭肠子以及鸭爪子。最令我悲从中来的是，她身后还跟着海南岛这一如花似玉的神仙人物。

唉，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胡冬朵一激动告诉了夏桐，夏桐一兴奋又告诉了海南岛，如果不是海南岛和胡巴这一年多来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话，估计此刻，胡巴也应该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身后。

面对声势浩大的亲友团，我心惊胆战地喊了海南岛一声：老大。

海南岛特有派头地向我点头示意，大有“爱卿平身”之意，大长腿一跨，小身板一扭，就坐在了胡冬朵和夏桐中间，左拥右抱，君临天下。

我哆哆嗦嗦地一看，三位神仙已经坐定，睨视着我，一副要对我进行三堂会审的模样。胡冬朵和夏桐满眼放光，海南岛的嘴巴有些干，新割的双眼皮有些红肿，样子懒懒的，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

二十二点整。

海南岛喝着白沙啤酒，胡冬朵和夏桐啃着鸭脖子听着我如泣如诉地追忆这段因为我老妈而造成的悲惨包办婚姻。其间，我不断地将手伸过去，打算分点儿吃，都被他们仨给绝情地挥手打开了。海南岛斜了一下他那刚割不久略为红肿的双眼皮下的眼睛，说，你这叛徒，就没买你的份儿！

二十二点三十分。

我咽着唾沫讲完了我和江寒拿到了结婚证的悲惨场面，我说，那时那刻，面对着小本子上的“结婚证”仨字的时候，我和江寒都呆住了。

夏桐不说话，眼底微微带着笑意，似乎在沉思。

海南岛不耐烦，说，你这死孩子，说好听一些叫被你妈陷害，但在江寒看来，你这叫猴急急到不可耐，你懂不懂？

胡冬朵说，大海南，你别插嘴！艾天涯，你也别和江寒发呆了，后来呢？

后来？

43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合法夫妻啊！持证上床，合法行房！

后来……

江寒面对着这张突如天降的结婚证虽然呆了一下子，但是，他比我镇定多了。



他呆了呆后，立刻翻开“结婚证”内页，只见两个红色印章：一个印章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一个是“××市××区民政局”，登记员是：王二丫。

再翻一页，上面的相片赫然是我和他微带睡眠蒙眬的模样，但是被摆设得无比整齐，看似情比金坚无比甜蜜——这不正是我老妈一大清早和一堆人跑进来给我们拍的相片吗？

相片上的钢印如同残酷的既成事实一样摆在我和江寒面前，粉纸黑字，持证人“艾天涯”，结婚证字号：（200×）青城结字00×0××。

不用说，另一张上面就是持证人“江寒”。

当时，可怜的江寒和我一样，跟被雷活劈了八百次一样，傻了一般站在原地。

我老妈笑得跟春天里的野百合一样，她看了看我，那表情就是“傻闺女啊，你给他生娃儿都搞不定的男人，老娘给你一纸证书就搞定了”。然后她又故作严肃地看了看江寒，说，婚礼你就等天涯毕业，马上操办吧。

说完，她将不知道从何处盗窃到的江寒的钱包放到江寒手里，说，你的身份证，护照，还有户口簿。唉，这孩子就是瓷实，居然随身带着户口簿。

江寒站在原地，半晌，看了看我那正迈着莲步摇曳多姿地离开的神奇的老妈，又回头看了看我，然后茫然地捡起地上那张结婚证——此时此刻，他的整个世界都已经粉碎了。

他回国后因为帮小童落实户口问题，顺手把户口簿也带在了身边，杀到我家准备跟我决一死战，没想到却弄成了自我了断。

这个时时刻刻对着生活作威作福的男子，压根儿就不会相信，有一天，有人会在生活里对着他作威作福，左右他的命运。

他喃喃地说，结婚证不是得两个人到场才能办的吗？

这个大北京里待着的男人，完全就不明白对某些小地方来说，这就叫“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我安慰他也安慰自己，说，这结婚证大概是假的。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就算我老妈舍得这么残酷，老天也不舍得这么残酷吧？我刚刚和一别七年的顾朗碰面啊，刚刚要眉来眼去、情生意动啊。怎么能让我这么不明不白地就嫁人了。而且嫁给一个花花公子！

这简直是飞来横祸啊！

这个事情此刻被夏桐和胡冬朵知晓后，她们分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夏桐抱着鸭脖子，说，什么横祸！你应该想如何跟他分财产，那才是王道！她太现实。

胡冬朵正在对着一个鸭爪子使劲儿，对我尖叫，她说，分个屁财产，你要想怎样霸占他的心，成为他心里最爱的那一个。

她太天真。

既不够现实又不够天真的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太倒霉了！和顾朗之间刚有点儿小情缘，突然又变得遥不可及起来。

当天下午，我披头散发地跟在江寒身后，一起去了民政局。得到的答复就是——结婚证是真的！！！

是真的？！居然。

世界再次陷入一片漆黑。

当时的我和江寒，根本就不知道，为了这张结婚证，我老妈和我老爸费尽了多少心思，动用了多少关系。

最开始，我老妈哭着号着说她闺女不久于世，她女婿守候在病床前衣不解带、不忍离开，只能她老两口过来办结婚证，成全这对苦命鸳鸯。她说，你看，结婚照片都给拍好了。她说，你看我闺女那眼神涣散的模样，真得绝症了！同志，你不能再迟了，你再迟一步，我那可怜的闺女她就没命了啊。

最后，她还是被拒绝了。

后来，还是厂长夫人帮了大忙，她的娘家大哥正好是民政局里的，于是，说了说，小两口未婚先孕，大着肚子跟个球似的不好意思前来办手续，只好烦劳家里人，他大哥才给帮了忙。

我老妈拿到了结婚证后，欣喜若狂。

那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她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回家里，直接把结婚证甩在了我和江寒的脸上。

可怜的江寒，第一次尝试到了“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悲惨境遇。民政局里，他得到回复这张结婚证是真的后，心情极其复杂，眼神也极其复杂。



他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结婚证，眼神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内心一定在哀号，想他风流倜傥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结婚这个事情，如今，如今居然遭遇了黑手。

遭遇黑手就遭遇黑手吧。可怜自己的新人是个等离子平面电视机，最近还有点儿宽屏的倾向。

他的眼神复杂得让我感觉一点儿自尊都没有了，于是，我出于焦急，也出于自尊，立刻问办公人员，说，可以离婚不？

那办公人员先是一愣，虽说婚姻这座坟墓里常常闹神闹鬼闹尸变，但是也没有见过结婚不到几小时，然后又申请离婚的。办公人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江寒，不说话，但是眼神里就透着一股儿鄙视的表情，好像在说，要玩儿一边儿玩儿去！民政局是给你们小两口开着过家家的吗？

江寒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在他之前问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虽然他正在为这张结婚证悲愤不止，也想到了离婚这个迅速可食的便当，但是，很显然，他觉得他这样的青年才俊落在我的面前就是一个天大的馅儿饼，我不吃也就罢了，还要往上面吐唾沫，这简直让他无法忍受，在他看来，就算要提“离婚”也应该由他来提，而不是我！于是，他直接将我拖出了门去，满脸黑云。

当夜，我和江寒两个人，一个端坐在地上，一个斜靠在床上，对着各自的结婚证无比幽怨地发呆。

江寒几乎神经病一样地喃喃着，一边喃喃还一边笑，自嘲一般道，我结婚了？我结婚了！我居然结婚了。呵呵。

我想，这样残酷的现实，我接受不了，他更接受不了——一个自我惯了的男子，一颗自由惯了的灵魂，突然被别人给狠狠地摆弄了一道。

我看了江寒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

江寒看看我，思索了一下，正色道，你，想怎么办？

我拿着手指在被子上画圈圈，悻悻，还能怎么办？

江寒沉思着，说，你的意思是……

我连忙点点头，说，嗯，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江寒耸耸肩膀，说，我当然更是这么想，比你还要这么想！不然你以为我对你这个短腿感兴趣？想要和你过一辈子吗？！

江寒说那句“比你还要这么想”的时候，格外强调，用尽了力气。这个宇宙



男真是无药可救，似乎语气重一些、强调迫切一些，他就赢过了我一样。

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共识，准备明天一早就去离婚。

第二天，去往民政局的路上，江寒突然蹲了下来，瓷白一样的小脸上，描墨一样整齐的小眉头皱得紧紧的，他张着红润的小嘴巴对我说，天涯，我肚子疼。

我一想，这浑球就喜欢装病戏弄我，于是，我很不客气地说道，你就装吧！拖延时间，我们也是要离婚的。

江寒一边捂住肚子一边冲着我吼，销魂的小脸蛋挤成一团，他说，拖延？艾天涯，你自我感觉就那么好吗？老子一天都不想和你有关系！

我一看，那大少爷还真的头冒白汗，唇色居然开始泛白……于是，我只能拦下一辆出租车将他送往诊所。

第二次，离婚失败。

当天夜里，江寒踱着步子走过来，安慰我，其实是在安慰自己，道，别着急，明天我们一定离得了。

我说，那啥，江寒，你是不是内脏有什么毛病啊？

江寒冷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该像小说里的男人，美极了，帅呆了，然后患有心脏病，才符合你这白痴的审美观？

我真受不了，只好将脑袋别到一处去，不看他。

半夜里，蒙蒙眈眈中，有人将我从硬邦邦的地板上小心抱起，轻轻走向床边。

睡眼惺忪中，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陡然见到江寒那张美好到面目可憎的脸，我紧张极了，双手抱在胸前，开始挣扎，结结巴巴凌乱不成语地说，你、你、你要、要干、干吗？

江寒最初是冷着脸，然后，突然又恶作剧一样地笑，眉毛轻挑，眼若桃花盛满春露，他说，我啊，不干吗。我就干一点儿实名夫妻该做的事情。

我的脸色开始发白，色厉内荏道，你、你敢！！

江寒很无所谓地撇撇嘴，极无辜的模样，说，我当然敢了，天涯！我们是夫妻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合法夫妻啊！持证上床，合法行房！别说你不知道！

我脸一绿，说，我、我们……是、是要离婚的。

江寒笑咪咪地将我放到床上，随即俯身，眼眸温柔，透着薄薄的迷蒙，鼻息间的温热在这落雪的深夜里隐约透着危险的诱惑，连声音都透着致命的低沉微